

克利斯·波杰里安作品3

秘密与牺牲的力量

因爱与死、信仰与拯救而强大

一部最有文学性的心理惊悚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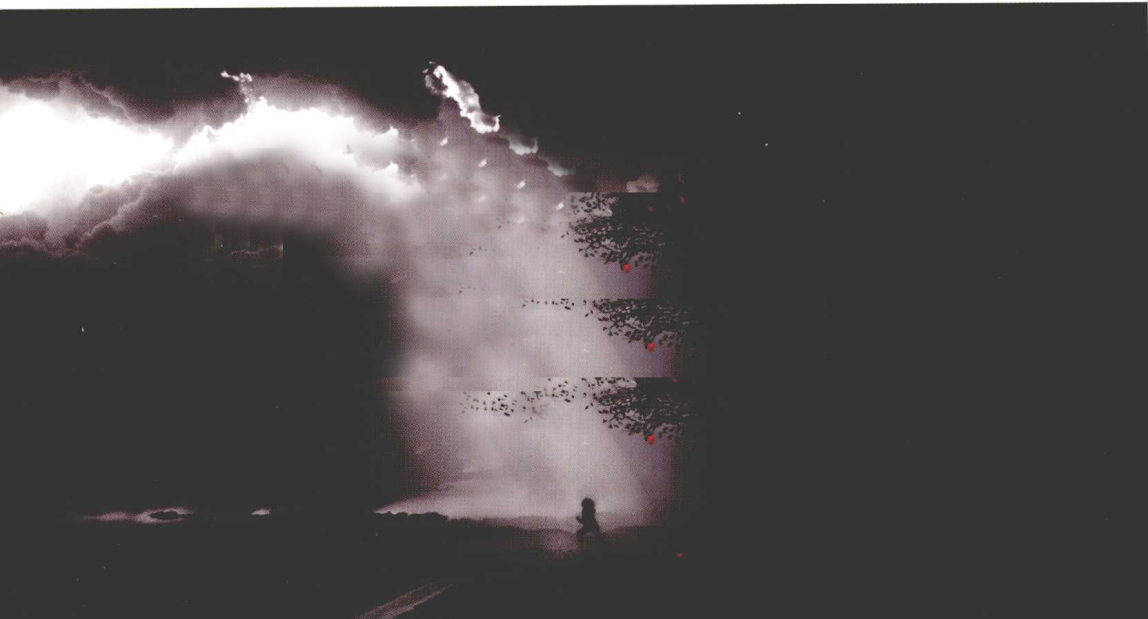
安静，恐怖，却不故意耸人听闻

伊甸园的秘密

Secrets of Eden

〔美〕克利斯·波杰里安 著

谢静 译



伊甸园的秘密

Secrets of Eden

[美] 克利斯·波杰里安 著

谢静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ONGHONG



尚书文化传媒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波杰里安极其善于建立丰富的人物个性，并让读者沉浸在丰富多彩的主题之中——顺势疗法，动物权利激进主义，助产术——这部最新的作品是一个关于人的傲慢与同情心的故事，肯定也不会令人失望。”

——《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很少有作家能够如波杰里安一般操纵他的优雅和力量。”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波杰里安是一位文学悬念大师……（他的）作品总是令读者废寝忘食，欲罢不能。”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波杰里安提供了一幅幅令人信服的人文肖像，在其中，理智的人们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绝没有低估他笔下的人物不得不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这一情感成本。”

——《旧金山纪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波杰里安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一本春天必读的书。”

——《今日秀周末版》(*Today Show, Weekend Edition*)

“写得很好——生动、恐怖，却不故意耸人听闻。我们应当向波杰里安的故事表述技巧致敬。”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波杰里安塑造的第一人称女角色极其细致，技巧完美……《伊甸园的秘密》在惊悚和个性学习两方面都表现得很好。”

——《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

“悬念……炙热……波杰里安写下了一个文学上的神秘谋杀案，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读者，并一直把悬念保留到了最后……这本书是关于秘密和牺牲的力量。他指出，那些怀疑他们的信仰的人，有时是我们当中最强大的。”

——《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

“这本书对书籍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很好地处理了一些争议性话题，如家庭暴力、信仰、通奸，而且并不危言耸听。”

——《图书馆杂志》(*The Library Journal*)

献给

大卫·里德·伍德 (David Reed Wood)

并且，再一次献给

维多利亚 (Victoria)

对于悲伤，本质上是沒有补救措施能够提供的，它往往由无法挽回的意外事故偶然引起；但仔细思索那些已经失去或是发生改变的事物，我们会发现，它们往往都期许着同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那便是宇宙的定律应该被废除，逝去的人应该回到我们的身边，过往的岁月也应该再次牵起我们的回忆。

——萨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创世记》(Genesis) 2: 24 ~ 25

卷一
斯蒂芬·德鲁

第 1 章

作为一名牧师，我发现主日礼拜很少让人这么沮丧。虽然某些早上，疾病和绝望会像沙袋中的洪水一样渗透到集会当中，那一刻，站在那儿和我们分享快乐与忧虑的，只有那些熟悉疗养院、加护病房以及附近收容所的人。而且，这种分享中，忧虑总是多于快乐。也有些礼拜日甚至是完全失败的，那些从长凳上站起来的人似乎更愿意说，自己对百忧解的需要远远超过祷告。或者说，是的，远远超过对我的需要。

在各种各样的礼拜日，每当有些人为了很小的事情——晋升、旅途平安、断腿得以痊愈——站起来祈祷时，我就会发现，自己像是站在讲道坛上一样思考。挺直腰杆，振作起来，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背后那位女士将要失去得了胰腺癌的丈夫，而你却在抱怨你那难以应付的老板？哦，拜托，别再说了！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大声说出来，只是因为来自纽约一个特别守规矩的郊区。只有喝醉了酒，我和我的家人才会尖酸刻薄。我爱我的教会。我知道，我拥有很多哀诉者。

爱丽丝·海沃德的洗礼与死之前的那次主日礼拜，是人类悲剧最本真的体现，贯穿着真正的《麦考伊》——一首充满哀伤、悲痛不断的长歌。那天早上，来自孩子们的口信以及合唱团成员独奏的独奏，也显得异乎寻常地感人。哀诉者们知道，他们无法与正统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折磨竞争，而正是这种折磨包围着集会。因此，他们把自由留在了座位上，把祷告留给了自己。

那天，我们听说，一个 34 岁的律师因为脑瘤已经忍受了 12 周的放射治疗。现在，他正在做第二阶段的化疗，注射类固醇。最糟糕的是，他不得不忍受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像河豚一样肿胀。那个星期天，他告诉那些在教堂前面围着他的孩子们——幼儿、10 岁、11 岁的男

孩女孩们，在他最后的三个月中，他知道了一些天使拥有光环和翅膀，他也遇到了更多的看起来如普通人一样的天使。当开始描述他看到的天使时，我发现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事实上，他是在描述教会姐妹会中的成员，是她们开车将他送到医院。他还描述了那些给他家冰箱补充新鲜蔬菜和自制果汁，或者几乎不认识却发来卡片和书信的人。我知道姐妹会那些半盲的老妇人开车有多么艰难，这让我更加觉得，我们周围真的存在着天使。

然后，当大一点的孩子回到父母坐的长凳上时，小一点的孩子已经被护送到了教会的游戏室，这样，他们就不用参与后半场的礼拜（包括我的布道）。这时，唱诗班中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唱起了《我心安宁》这首歌。他唱的时候，我们的风琴手没有为他伴奏。这是斯帕福德为4个遇难的女儿谱写的圣歌，她们因乘坐的维尔德阿弗尔号航船与另外一只船相撞而沉，不幸溺水身亡。当这位男高音歌唱家把纤长的手指放在胸前，提高嗓音演唱副歌时，人们情不自禁地和他一起唱起来。歌曲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停顿，大家在停顿中惊呼出一声“阿门”，长凳则发出向前的“啾——”的长音。

到了我们一起关心与分享（用这个词语绝无讽刺，尽管我承认，它听起来十分拙劣，还有几分新潮）的时候，人们都准备好了倾诉自己的心声。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回头看了下那天早上我在讲坛上草草写下的笔记，看了下准备祈祷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为何而苦恼。不管怎么说，那天真的很恐怖。癌症、肺囊性纤维化病变以及会让新生儿失明的疾病，车祸、火灾以及遥远土地上的汽车炸弹。我们为那些即将在家里，医院里，隔壁收容所里死去的人祈祷。我们为康复祈祷，为死亡祈祷（尽管我用了委婉的说法“解脱”），为和平祈祷。我们在燥乱的灵魂深处祈祷和平，在世界上某个处于内战的角落祈祷和平。

我就在这时开始了布道。我本来可以像一个税务律师一样说得鼓舞人心，但人们既不会注意也不会关心。我本来也可以说得很悲观，尽管事实是，我没有。至少那天早上我的言词不是很空洞，他们和以往一样被感动了。他们渴望鼓舞就像我渴望正月里的阳光一样。

主日礼拜的连续祈祷预告了我们死亡的方式，以及我们可能遭受的灾难。然而，谁又知道最坏的还在后头呢（理论上，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至少现在不会）？让我们的村庄声名狼藉的特定悲剧，还有十多个小时，直到暖锋降临在午后或者傍晚时分，我们汗流浹背地吃晚饭时才会到来。这期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聚餐、洗礼、谈话。

这不是我们通所常说的谈话，尽管我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确实都看到了：谈话是这么开始的……

你瞧。就是这种情形下的谈话，你瞧。“你瞧，”在那个礼拜日，当我在池塘里为爱丽丝·海沃德洗礼之后，她对我说道。我发现她脸上的微笑是冷酷的。你瞧。主日礼拜之后紧接着就是洗礼，浸泡在布鲁克纳家的池塘里、一年一度的美好的古老洗礼。在我身后，我听到教会的人们，包括姐妹会的成员，在给爱丽丝·海沃德鼓掌。姐妹会中也有人像我一样注意到，在海沃德夫妇的房子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会儿，我知道没人听得见她的讲话。即使听到了，我也怀疑，他们是否准确地听到了我所听见的每一个词，因为没有一个是给他们准备的，都是冲着我来。

“你瞧，”我回应着爱丽丝·海沃德，点头，同意，坚定她的信仰。一个单音节从我的嘴唇里发出。正是这个词，让爱丽丝·海沃德对她丈夫多年来可能为她预想的，或者说，是给他俩预想的通向死亡的历程放下心来。

第二天早上，州里的一个副检察官，一个可能比我年轻5岁，有着罕见的蓝眼睛黑头发的女人试图说服我，说我把那个单音节读得太重。这个检察官就是凯瑟琳·本尼卡萨。即使整个晚夏和秋天，我们的人生道路没有任何交集，我也长久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她的名字是以在1376年说服教皇格雷戈里十一世，把在阿维尼翁流放了70年的教廷迁回罗马的圣人命名的。我提醒凯瑟琳，那天她并没有在洗礼现场。如果她已经知道我在爱丽丝·海沃德洗礼时所做的一切，如果她肯花时间去了解爱丽丝的处境和我给她的建议，她就会明白，我是对

的。

当爱丽丝·海沃德从野玫瑰花丛旁边的池塘出现时，她的目光在水面上那些围成半圆的人身上停留了片刻。一些野玫瑰还含苞待放。教友们的目光就像太阳一样明亮。为了这个午餐，他们都盛装打扮了一番，非常开心。我看到爱丽丝·海沃德向凯蒂招了招手。凯蒂在那个夏天已经15岁了，几乎是不可思议地，突然就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这让我想到，当我和她妈妈独处的时候，爱丽丝将馅饼递给我，并用充满爱意的声音对我说，“这是一块有心的馅饼”）。矫揉造作的棒球帽和帆布鞋曾经是她必不可少的东西，现在都杳无踪影了。她的头发也越留越长。她不再穿背带裤、短裙、T恤、短夏装，以及用来显示她的长腿的莱卡紧身牛仔裤。她开始穿人字拖、芭蕾舞平底鞋，而不是运动鞋或者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穿着去教堂的有着尼龙亮片的那种黑皮鞋。那个时候，大家叫她“快乐的简”。她的鼻子上有个装饰鼻环，耳朵上戴着大大的耳环。她不再是我记忆中在乡村杂货店台阶上吃紫色棒冰的那个小女孩，不再是我在镇上小联盟球队教了两年的候补外场选手。那个时候，她在草地上不是跟着球跑，倒更像是没有方向的蒲公英。她极其早熟，或者说显得很早熟。现在，她给校报和学校的文学杂志写东西，是违背了基因法则的小孩子之一。在我看来，她比她的父母都聪明。她是一个好孩子，现在已经是个好青年了——聪明地拒绝嗑药，雄心勃勃而拒绝要孩子。她摆脱了一个像她父亲一样的坏男人的纠缠，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对自己说，用不了两年的时间，她将会离开黑弗里尔，前往佛蒙特州偏远角落的一所大学，或是曼彻斯特某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抑或是缅因州和纽约州。钱倒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这孩子在选择常春藤或小常春藤这样的名校。

她不再按时到教堂来，也不再参加教堂的青少年小组会议。但是，那天早上，她来参加了她母亲的洗礼。她回头向爱丽丝·海沃德挥手时，虽然有一点点尴尬，我还是为她的母亲感到高兴。这正是她母亲所渴望的。随着凯蒂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我相信，当父亲威胁母亲的时候，她会为爱丽丝·海沃德求情。我知道，用她

的尖叫和愤怒，她至少可以为她母亲阻挡一记拳头的击打。爱丽丝·海沃德在姐妹会最好的朋友金妮·奥布赖恩应该知道得更多。

爱丽丝·海沃德回过头来看我时，擦了擦眼睛里的泪水。她把拇指像钩子一样举到耳后，两鬓的头发便掉在了脸的前面。在池塘里，她像别的妇女那样拉了拉自己打湿的T恤，让它远离胸口，以免回到地面时打湿了胸部。T恤下面，是一件有着佩斯里印花的鲨鱼皮连体泳衣。这让我隐隐约约地想起我母亲在布朗士维尔公寓里的沙发垫。她打着赤脚，脚趾甲涂成了杯型蛋糕冰激凌的那种粉色。大多数情况下，妇女们都穿着宽松的裤子和运动衫来参加洗礼，也让她们的丈夫穿着同样的服装。我发现，爱丽丝·海沃德却从不会只穿一件泳衣和T恤，她的丈夫也不会出席。

她不会这样，即使那件T恤刚好很长。我怀疑这多多少少是一种反抗，一种挑战，因为他总有机会听到，总有可能看到金妮拍的那些照片中的一张。如果我知道了爱丽丝·海沃德在家里所忍受的痛苦细节，我就会发现，她像个女海妖一样全身湿透地从布鲁克纳的池塘里出现的形象，是多么不合时宜，或者说，是难以逃避的诱惑。她死的时候38岁，是姐妹会里第二年轻的成员。她用她的眼睛祈祷，那双眼睛栖息在她苍白的脸上，像融化的巧克力，又圆又深邃。

经过了仲夏雨水的洗礼，草地变得更加郁郁葱葱。当她打那儿走过的时候，她的朋友金妮拥抱了她。云在傍晚时分已经飘到东边去了，夕阳的余光照在她们身上。这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亲如姐妹。

几年前，经过简单的信仰宣言，金妮加入了教会。不超过5分钟的礼拜仪式，一点点手续，握了下手，一些礼貌的掌声，甚至没有洗礼，金妮就加入进来了。

但这不是爱丽丝·海沃德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她想彻底地离开，不再做任何选择。她因此而选择了洗礼。她想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彻底地被浸没。她走近基督，她想确定，她不会被教会拒绝。

做完常规礼拜之后，我们去了布鲁克纳家的池塘。经过7月份雨水的洗礼，那天早上，池塘里的水又深又清澈。

“你是否相信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我问她。

“是的。”

“那你打算一辈子都跟随他吗？”

“是的，”她再次回答道。

我用左手抱着她的后脑勺，右手就像是拎购物袋一样拉着她的手指，将她往后倾斜到寒冷的水里，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为她施礼。

瞧，和基督一样，她被埋葬，然后重生。她已经升华了，复活了。这个符号是很明显的，就像《圣经》里的任何一个隐喻一样明显。我很想知道，当我给爱丽丝·海沃德施礼的时候，为什么如此少的成员选择沉浸其中。湿润比任何言说都有意义得多。

她的丈夫乔治，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踏进过教会，也没来参加他妻子的洗礼。后来，我问自己，他要是参加了他妻子的洗礼，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呢？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他用拇指在她脖子上留下的紫茄子般的淤青，或者是她用指甲在他脸上挖出的大块印迹（我希望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右半边脸，但是没有。有点肿，有点扭曲，当然不至于被毁容。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划痕）。

那个主日礼拜的早上，虽然爱丽丝·海沃德顺从地走进水里接受洗礼，却在那天晚上思前虑后——但愿这只是条件反射，只是为她的女儿在做最后一次激烈的母性保护的斗争。或者，是因为他杀她的方式很残忍，她情不自禁地要对这种痛苦予以还击。如果乔治见证了这一奇观（相信我，洗礼是一种奇观），他是否会拯救爱丽丝·海沃德的生命？这个问题一直跟随着我。那些像布道的节奏一样持续不断地跟随着的种种东西，是否会被他妻子的信仰改变呢？他是否会再接受一次治疗的机会呢？他是不是就不会像拉黑绳子一样拉爱丽丝·海沃德的头发了呢？他是不是会停止像敲打教堂的钟一样猛拉她的头了呢？他们是不是现在还活着呢？那些被剪辑的图像像波浪一样，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滚动。

我在水里跟着爱丽丝·海沃德，我的蓝色牛仔裤沉沉地坠着我的臀部，因为它已经吸收了太多布鲁克纳家池塘里的水。我的一些同行，特别是南方的那些牧师，穿很重的黑色长袍，他们涉水的时候，袍子

不会像海藻一样飘起来。我从来不穿那种衣服。我觉得加重长袍会把这种有意义的仪式转变成一种炫耀。我喜欢穿着蓝色的牛仔裤下水，喜欢它呈现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凡，就像我们平凡地把自己呈现给上帝一样。事实上，我真的很少以沉浸在水中的方式为人洗礼。这是佛蒙特州。我们的教会，初创于19世纪，是由一个很老的浸礼会和公理教会组合而成的联盟，连个洗礼池都没有。爱丽丝·海沃德是那个夏天我施礼的唯一的一个人，唯一一个以那种方式加入教会的教区居民。

“那充满了力量，”金妮对她的朋友说，“这样做你不开心吗？”当她们用力拥抱的时候，金妮的衬衫前面几乎和爱丽丝·海沃德的T恤一样湿了。

“是的，”爱丽丝·海沃德说。我看到她哭了。凯蒂也看到了。她做着每次看到母亲眼里浸满泪水时她应该做的事情，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就像他们家的施普林格猎犬卢拉一样，就像一个15岁有着鼻钉的女孩，在公共场合拥抱她的母亲一样亲近。

我们用的是布鲁克纳家的池塘，他们家境富裕。某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他们从曼彻斯特的郊区来到这北方的黑弗里尔，现在居住在村边的一个山顶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米歇尔·布鲁克纳和她的3个孩子就会常年呆在那里。米歇尔的丈夫戈登是一个律师，每个周末都会开车出去，8月份还有两周的假期。从布鲁克纳家的池塘是不可能看到城镇的，甚至连教堂的尖顶都看不到，却可以看到坐落在村庄周围郁郁葱葱的山谷，以及遥远山脊上的公墓。我放眼远望，以免看到爱丽丝·海沃德的眼泪。

姐妹会的成员们都围着金妮和爱丽丝，像金妮一样拥抱爱丽丝。我发现，在这样一个不一般的主日礼拜的早上，乔治的缺席很惹眼。在洗礼之前，我想，我是不是应该拜访他，说服他，邀请他来出席呢？后来，我责怪自己没有坚持邀请他，就像我责怪自己不理解在爱丽丝心目中仪式的意义一样——因为我在大脑里否认了我心中必须知道的东西。

法医对海沃德夫妻进行了尸检。他说，爱丽丝的臀部和后背有新伤。这就说明，在她受洗礼之前的周五或者周六晚上，乔治打过她，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她的肾脏伤得很严重，在主日礼拜早上来教堂之前，她很有可能尿过血。

不过，我觉得不是那些发现惹火了我，我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细节的。在我的记忆里，是洗礼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周一早上我要离开教堂的时候，金妮打电话告诉我说，乔治和爱丽丝都去世了。当时，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哭泣，听上去就像是乔治杀死了他俩。在金妮的恸哭声中——她确实很悲伤，这确实是一种圣经般的恸哭——我的脑海中似乎响起了爱丽丝最后向我强调的一个词：“瞧！”离开的种子或许从那时起就已经埋下了。

瞧。当爱丽丝说这话的时候，我点了点头来回应她。我也准确地知道她的意思。她不是指《罗马书》(*Romans*)或者《歌罗西书》(*Colossians*)，不是指彼得或者保罗的书信。她不是在想她的洗礼来临之前，我们在教堂外面的桌边或者她房间卧室里讨论的、关于圣经中解释洗礼的任何一段话。她是在想约翰以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折磨时的最后3个词。她在想象他低下头放弃他的灵魂的确切时刻。一切都结束了，耶稣说。瞧。爱丽丝·海沃德已经准备好了去死。

第 2 章

无论在哪一年，佛蒙特州的杀人案都很少超过 10 到 15 起，而这些案件绝大多数是由家庭纷争引起的，这种谋杀与自杀集于一体的案件并不常见。通常都是丈夫或者前夫，男友或者前男友，将他们可怜的女人枪杀或者勒死。他们通常都会选择自首，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们都习惯于认为，凶杀现场只有一名死者，而不是两名。因此，海沃德的案件——谋杀和自杀并存——既恐怖，又特殊。

乔治·海沃德从水牛城来到南佛蒙特州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零售商。他借鉴曼彻斯特高端专卖店销售枫糖浆和各种精巧别致的绿山饰品的经验，第一个模仿阿博菲奇服装，开了一家青少年服装专卖店，注重天然纤维，特别标明佛蒙特制造。他觉得应该把这种店开在城镇繁华街区的十字路口，用国家连锁店的方式，通过工厂统一生产来剥削劳动力，从而降低成本，慢慢壮大起来。这儿有足够的游客和当地居民，信息从南部传递到本宁顿只需要半个小时。这里有足够的大学生，可以让这个店在第一年里顺利地运行。至于第二年，就要靠它的制度来做保证了。它将和遥远的奥尔巴尼、茹特兰德、皮茨菲尔德一样，成为年轻人的目的地。最后，它的魔力将会扩大到南方风格的餐厅和高档玩具店。冬天的滑雪者特别偏爱这种餐厅。玩具店则把电动玩具作为诱饵，引诱那些小孩，从而获得大笔资金。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想法都切实可行。除了在黑弗里尔建造房子之外，他还买了他和爱丽丝称作朋莫辛湖上的小屋的房子。朋莫辛湖是一个细长的绵延 9 公里的湖泊，来这里的客人有马克思兄弟、亚历山大·伍考特以及瑞贝卡·韦斯特。从照片上来看，不管怎样考量，这个小屋都是相当高雅的：旧式的横梁结构，一面朝西的用来享受松林下的夕阳的玻璃墙。